



“天山南北红旗飘”之一

灿烂红星

“天山南北红旗飘”之一

灿烂红星

——介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红星二场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乌鲁木齐

“天山南北紅旗飄”之一

灿烂红星

*

新疆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

(烏魯木齐胜利路 124 号)

新疆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：1 $\frac{13}{16}$

196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(烏)：1—4,110

統一书号：T 3098·13

定 价：(5) 0.16元

目 錄 ·

灿烂红星 新疆日报記者 (1)

伟大的革命精神 新疆日报社論 (27)

——論紅星二場艰苦奋斗的光輝历程和生产成就

活的思想教育的威力无穷 新疆日报記者 (33)

——紅星二場抓活的思想工作的經驗

在重盐碱地上实现稳产高产 新疆日报記者 (43)

——紅星二場治理重盐碱地的經驗

灿烂紅星

新疆日报記者

一

十二年前的火石泉，是哈密地方一块有名的大碱滩。

火石泉，北面天山绵延高耸，南面戈壁浩瀚无边，方圆几十里，“无风白一片，风起白满天”，沒有草花树木，也少见走兽飞禽。偶而，只有赶着干瘦的骆驼来这里挖碱的人……。

那时候，在这里，大片垦荒、种地、打粮食，是人们根本不敢想象的事。

如今的火石泉，穿上了新装，开辟出了新天地。

这时候，天山上引来的雪水，变成了这块土地的命脉。

渠道纵横，流水不断。

这时候，茫茫的碱滩，变成了肥沃的良田。改造好的土地，就有一万七千亩，划分为七十一块平整的条田。

这时候，排排的白杨林带，青葱茂密；果园里，桃杏花开，香气袭人。

这时候，馬牛羊猪，成群地漫游在林间草地上，觅食戏

斗。

这时候，拖拉机的轰鸣，昼夜响彻在火石泉。

这时候，道路似网，连接着许多居民区和田园，车马驰行，人流熙攘……。

如今的火石泉，变成了令人向往的好地方。这几年，粮食年年增产，一九六二年粮食总产二百七十二万多斤，而在一九六三年，粮食总产一跃为四百零六万斤。其中，有一百五十亩地，小麦单产高达七百二十二斤。

这一切奇迹般的变化，是怎样来的呢？

这就是，新疆生产兵团农五师红星二场一千多个军垦战士，千辛万苦，用劳动的双手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一点点、一滴滴地创造出来的。

这样的奇迹，是毛泽东思想在军垦农场事业中的胜利。

这样的奇迹，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。

这样的奇迹，是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的胜利。

二

当初——一九五二年，奉毛主席的命令，人民解放军某部四十七团的勇士们，来到了火石泉。

走进火石泉，就象走进大烘炉，头顶着火红的太阳，脚踏着焦灼的大地，烤得人头昏舌干，却找不到一滴水。

当时，人们生活中迫切需要水；开发火石泉，让这块大

碱滩变成良田，也迫切需要水！

那么，水在哪里呢？水在遥远的天山上。

怎么办？只有劈山修渠，才能把水引到火石泉。可是，这个工程的规模，大大超过这支部队所经历的任何作战工事的修筑，单只渠道，就要修筑三十七公里长，而且全得由一块块的石头垒砌起来。

当时，面对着建设这样浩大工程的艰巨任务，哈密当地的广大人民群众欢欣若狂，但也有一些好心人，一直摇头叹息。

原来：这里也曾有过人，想把天山上的水引下来，浇地耕田，但都一次次失败了。数十年前，这里的封建统治者哈密王，为了加倍盘剥农民，曾驱使千百个农民，筑坝修渠，渠底还铺了数不尽的毛毡，可是，也滴水未得。于是，便传出了天山上的水，是“神”水，动不得，引不来的鬼话。

然而，刚刚从胜利的战火中转移到生产战线上的勇士们，谁会相信这是办不到的事呢。他们个个奋勇当先，奔向劈山引水的最前边，来到了天山脚下。

当时，修渠的工程十分艰巨，而人们手中的工具，却只有曾经挖战壕用的十字镐和圆锹，征服的对象，则是高山上坚硬的顽石。开山队迅速地向天山开了仗。勇士们个个生龙活虎，象在战场上消灭敌人一般，到处是顽强的攻坚战。

在悬崖峭壁上，站不住脚，人们就把绳子拴在腰里，从山顶上吊在半壁凿石眼，装炸药，把顽石炸碎。有的人，腰

间被绳索勒出了血印，手臂震蕩的疼痛麻木，但却乐呵呵地唱着开山修渠之歌。

在运石的路上，沒有运输工具，人们就背、抱、抬，象冲锋陷阵一样，爭先恐后向前冲。有的人，肩膀压肿了，照样干；脊背磨破了，还是照样干。有的人，衣服磨破一块，就再补一块；鞋底磨穿一层，就再加釘一层……。

在渠首工程和铺砌渠道中，天寒地冻，沒有一架机器，也是全凭一双劳动的手。

在整个工程进展中，困难是可以想象的。但是，这能难住久经战斗考验的战士们吗？不能！他们满怀信心地说：

“我们是毛主席的战士，天大的困难也要战胜它！”

就是这股劲，就凭一双手，变成了强大的力量，不知道总共搬了多少万块石头，挖了多少万筐土，终于修建起全长三十七公里的红星二渠，在一九五三年的春天，提前十个月，把天山上的水，引到了火石泉。

从此，火石泉才有了生命。

火石泉有了水，但是，在白茫茫的盐碱滩上，怎么才能长出庄稼来呢？这又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大难题。

人们为了解开这个难题，先得摸清土地盐碱的程度和它的特性。于是，有的人，就手执铁镐到处挖。在这里，一镐挖下去，是碱土；在那里，一镐挖下去，还是碱土。人们索性在一块土地上一直往下挖，挖到一尺多深的碱层下，发现有约半尺厚的固体芒硝层，用镐头敲下去，叮当当地响，象

埋在地面下的一块巨大的石板，无边无縫，把好土深深地盖在下面。在这里，每亩碱滩上，含有四十多吨硝和碱、六吨盐。战士们来自祖国四方，谁见过这样重的碱地，沒有；谁听说过在这样重的碱地上能长出庄稼，也沒有。查书，找不到类似的记载；求教，沒有人知道。

怎么办？一定要把这块碱滩变成良田。为新疆各族人民办好事，这是党交给战士们的光荣任务，这是各族人民对战士们的期望。

人们面临着比向天山要水更为艰巨的战斗，更为严峻的考验：是人战胜盐碱呢，还是人向盐碱低头？

这些在过去的战斗中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，深深懂得，人，只有人，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。于是，他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对如何改造碱滩的问题，广泛地议论了起来。怎样把盐碱洗掉、排走，不少的人，心里还没有个底。听说挖沟可以排碱，但挖什么样的沟却不知道。有些战士扯起当年在华北打日本鬼子的情况，猜想挖出象拦截敌人汽车那样的壕沟，就行。结果，挖出的壕沟，碱水排不出去。接二连三的返工，有的人急躁了，说：“冲锋打仗多痛快，谁干过这买卖！”有的人说：“水牛掉在井里头，有力使不上。”针对这种情况，领导上号召大家拿出当年打胜仗的顽强精神，在生产战线上也要打硬仗，坚决向困难作斗争，参加过保卫延安的七连指导员李胜友，举着拳头说：“干革命搞生产，就不能怕碰钉子，沒有失败就沒有胜利。

我们是人民解放军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”这一席火热的话，激起了人们对战争岁月的回忆，使人们想起了保卫延安七天七夜的艰苦阻击战，想起了在延安外围痛歼蒋胡匪军的胜利……。大家精神抖擞起来了，发出豪言壮语，有的人说：“蒋胡匪军多疯狂，一口吃他一个旅，盐碱地再难治，也要战胜它！”

新的战斗又开始了，这是一场硬骨头精神对硬困难的战斗。

战士们摆开阵势，一排排，一列列，挥舞铁锹、十字镐，刨开碱层，打起地埂，凿破硝板，挖通渠道，方圆几十里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火石泉大碱滩，变成了热腾腾的战场。

李胜友带一排人挖排碱沟，在两米深的地方，遇上石灰砂石层，一天挖不了几寸深。这一天的夜晚，李胜友召开党团员会议，大家说：“明天挖不完，水就下来了，不光误了洗碱，咱们还得唱‘水漫金山寺’。”第二天，共产党员冲锋在前，带头猛干，全排人战斗一天，终于在水到之前，胜利完成了任务。

战士们越干越强，越干越灵，排碱沟挖得合乎规格，田埂打得笔直直的，工程技术人员看了以后，赞叹着：“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战士，打仗是英雄，生产是好汉！”

洗碱是十分艰巨的工程。洗掉土地上的碱层，重要的是，得把水从地面引进来；之后，又得让水按照人们的意

志，服服贴贴地从地下排出去。在水的这种流通过程中，就可以把一部分盐碱排走，把一部分盐碱压到耕作层下。

可是，在火石泉这块万古碱滩上，鼠洞很多，腐朽的芦苇根也在地下织成多如筛底的空眼，当水到来时，顺着这些洞眼一直往下钻，地面却不见多少水漫过来。有的地块，大水灌了一整天，地面还不见多少水，一检查，发现整整齐齐的田埂，有的将要塌倒下去，有的渠道也将要被冲垮。经过战士们的奋勇抢救，水是堵住了，可是，田埂冲毁的不少。

人们从一次次的失败中，换取了宝贵的教训。这就是战士们说的“洗碱也和打仗一样，碱——这个敌人，你不打倒它，它就要征服你。”从此，每次洗碱时，人们便如身临战场一般，争先跑到水头前边，脚踏锹镩，把鼠洞和芦根眼，踏实，堵住。碰到一些大的洞眼，有的人为避免陷进泥层中去，就在腰里拴上绳子，让人在旁边拉着，跳到泥水中去踏堵洞眼。碱地上，每一百斤土中，就含有十到四十斤的盐碱，碰到水就融成红黑色的液体，侵蚀肌肤。战士薛兴玉，为了洗净地里的盐碱，曾经搬到地边住。当时，烈日当空，他光背赤脚，在没膝深的碱水里，东堵西挖，不让一滴水跑损，不叫一块碱包漏网。蚀人的碱水，把他的腿蚀开了好些血口子，别人劝他休息，他说：“不下苦功夫，怎能治服盐碱！”

现在专门负责洗碱的基建队副队长王殿成，在洗碱中，

他总是跑到最艰苦的地方。碱包最难征服，地势高，碱层厚，进水难，他就回回打头阵。白天，他和战士们查看地形，掏挖深沟，把碱包分割成小块；晚间，他又跑到水前头，边跑边踩；有时渠垮了，来不及堵，他就用背顶着；埂塌了，他就用身体挡着。就这样，一个个的碱包都被他们攻克了。

在洗碱过程中，人们为了战胜盐碱，还得与烈日、狂风、蚊子等作斗争。

的确，洗碱这件事，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。

那么，要洗净一块地，究竟要浇灌几次水呢？时间需要多么长呢？

从战士们艰苦劳动的实践中证明：大灌小灌就得二三十遍；时间需要六七十天，甚至一两年。在这些时间中，人不能离水，水不能离地，昼夜不停，风雨无阻，直到把盐碱压到地下。

那么，怎样才知道地里的盐碱洗净了呢？当时，没有化验仪器，战士们只好浇洗一次水，抓把土来尝一尝，直到没有苦、咸、涩三种味了，这块地才能开始种庄稼。战士们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我们的土地，是一口一口尝出来的。”

就是这股劲，就凭一双手，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，用了四年的时间，战士们一点点、一滴滴，在碱滩上改造出近万亩农田。

从此，火石泉变成了美丽的绿洲。

从此，火石泉昂首阔步走向社会主义国营农场的康庄大道！

三

治服盐碱的斗争，是贯穿在农田耕作的整个过程中的。洗碱只是开发碱滩的头一步。要让这些可耕的农田长出好庄稼，还要随时随地警惕盐碱的卷土重来，采取防范措施，并进一步地彻底治理盐碱，逐步改良土壤。

一九五六年，场内许多洗过碱的土地，有的又泛起厚厚的一层碱粉，不能耕种；有的地下水位不断增高，有的土地瘠薄了。全场近万亩耕地中，就有四千亩左右，被盐碱重新侵占了。这一年，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，治碱防碱工作没有完全跟上，缺苗面积增加，农场的粮食单产，不到一百斤；这一年，和红星一场农牧业生产竞赛的结果，八面红旗失去了七面。

这是一个严重的失利，也是一个有益的教训。

全场的战士们，在失利面前，大大震动了。农场党委号召全体战士，重整旗鼓，继续发扬艰苦奋斗、奋发图强、不屈不挠、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，从失利中，找原因，寻教训，进行自上而下、自下而上的总结和检查；进一步学习有关征服盐碱的科学知识，以便继续更有力地坚持不懈地同盐碱作斗争。

这样，整个农场上上下下，从场长、政委到普通战士，以

及技术工作人员，广泛地开展起创造治碱新经验、钻研治碱新技术的热潮，广泛地兴起了科学实验和刻苦钻研的风气。

那年，杨振国小组管理的麦田上，出现了一块块的碱斑，把麦苗欺侮的又瘦又黄，眼看就要枯萎夭折。怎么办呢？开始，他们手执扫把，一块一块地把碱扫除。有一天，他们把扫碱时踩过的地方，松了松土。真是意想不到，后来发现，凡是松过土的地方，都没有泛碱，而仅仅扫过碱的地方，第二天又泛出了一层碱粉。接着，他们又在别的碱地上作试验，情况也是如此。

这个小小的发现和试验，惊动了全场的人。

由此，而产生了一条新的经验：耙地松土可以防碱。他们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新农具——防碱耙。用这种防碱耙，每天一人可以耙三十亩地。全场人手一把，用不了三天，就可把全部土地耙一遍。防碱耙的创造和普遍使用，使人们再不怕雨后泛碱对农田的危害了。使用防碱耙耙地，结合其他治碱措施，许多农田上的碱斑，被消灭了。

全场农田的地下水位都高，一般是一米五左右，最易泛碱。二连的农田处于全场最低洼的地区，地下水位最高，碱害最严重。治碱的教训，也最多、最深刻。过去，这里的排碱沟挖得不好，没有很好地解决排走地下水的问题，人先后被盐碱赶走了三次。二连来到这里，针对这块土地的特点，采取了坚决的措施，把大块条田一分为二，增挖了实用的排碱沟，并把原有的排碱沟挖深，果然，把盐碱治服住了。这

块原来种不保收的土地，单产从五十多斤，提高到了二百三十斤。

同盐碱的斗争，是一个要求过得硬的严重的战斗。一项措施不当，便会造成减产。一年不治碱，土地会连续几年翻不过身。因此，在执行各项技术措施时，战士们就象打仗一样：要求十分认真、准确，一丝不苟。新战士山广敏在一次浇水时，有几块碗大的地方，没有浇上水。当晚，查水班长发现后，就让他重浇。山广敏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吮着嘴说：

“碗大的一块地没浇上水，就闹得这么严重！”

结果，他还是又去重浇了一遍水。

这件事，在第二天的全班会议上，成了谈论的中心。山广敏在同志们的帮助下，认识了碱往高处走，就是碗大的一块地不浇透，也会造成更大的碱斑的道理。

“浇不好地，就等于把粮食送给了盐碱。”这是战士们在劳动的实践中，亲身体会到的一条经验。

在这里，小麦的浇水措施是“头水适时二水赶。”因为，头水浇完，二水赶不上，地面一干，就会裂缝，扯断麦根。

一九六零年，有的连队由于当时的浇水劳力不足，浇了头遍水，二遍水没赶上，结果，小麦减了产。

人们接受了这次沉痛的教训。在一九六三年临浇二水时，渠道闸门突然垮了。正在浇水的战士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如同大敌当前，霎时奔向跑水的地方，抢修起来，一口气干

了一天一夜，修好闸门，赶浇上了二水，使小麦获得丰收。

现在，农场的整地、播种、苗期管理和浇水等农活，都是经过一连几年的摸索，多次的成功和失败，才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防碱治碱措施。

十一年间，碱滩在一步步地退却，农田在一步步地向外扩展。当年，人们变碱滩为良田的美好愿望，正在一步步地实现。

四

在取得征服盐碱的胜利的基础上，红星二场紧接着展开了创造稳产高产的斗争。

在火石泉这块盐碱地上，实现稳产高产，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。

在这个新的大难题面前，全场从上到下，狠抓了积肥造肥多施肥的工作。当时，在总结本场生产实践中，使大家更深刻地体会到多施厩肥，改良土壤，对于在重碱地上夺取稳产高产的重大意义。有的人回忆起一九五三年一块小面积稻田亩产七八百斤的纪录。这个纪录所以能够出现，其主要原因就是施足了粪肥。人们也联想到，凡是施厩肥、草肥多的土地，土壤疏松，盐碱也比较轻。麦田里，有时也出现过麦苗长得有高有低的现象，仔细分析，也是因为粪肥撒的不匀所造成的。于是，全场各个连队热火朝天地掀起了拾粪打草、积造肥料的活动。

六连积肥班长张礼臣，为了多积粪肥，用自己的工资，买了两个大筐子，一年到头，每天都利用休息时间，四外奔走，拾粪积肥。在一九五八年的秋冬，只利用业余时间，他拾的粪就有二十万斤之多。由于全连积肥多，连年在农田上增施厩肥和草肥，原来大片的盐碱板结地，被改造成了良田。

为了更好地解决厩肥的肥源问题，场党委号召各连队多养牛羊多养猪，实行农牧结合。现在全场“近田养畜”多积肥的作法，已经收到很好成效。农田的万亩养畜量从一九六一年的一千三百多只（羊），增加到一九六三年的六千九百多只（羊），每亩地优质厩肥施肥量从一千九百多斤，增加到现在的三千斤左右，全场的一万七千亩地，其中有一万亩被改造成了亩产粮食四百斤以上的稳产高产基本田。

红星二场实现稳产高产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精耕细作。

“不浪费一寸土，巴掌大的地也要让它长出好庄稼！”这是全场战士们的行动口号。劳动模范薛兴玉小组，一九六三年管理的一百五十亩麦田，精耕细作象绣花。播种前，为了消灭条田中的一块“拖腿地”，一春一冬，他没有睡过一次整觉。每天天不明，他就起来清圈棚，扫羊粪，给“拖腿地”积肥；夜晚，顶着星星，冒着汗，又和丰产组的同志们，一车车地往地里运肥；浇水时，他更是彻夜不眠，查看水情。有一天，在地头吃饭时，大家正有说有笑的，薛兴玉突然丢下饭碗，就往渠上跑，边跑边喊：“停水呵！停水呵！”